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句男空落筆便為
小說所無
將真事隱去曰借
靈云云可知此書
竟空中樓閣不過
去其真事耳豈當
或有所忌諱耶如
云憑空結撰吾不
有如許真切也況
明云歷過一番耶

全部堂深院淺叙
髮俗作一對面語
與事隱去而用假語
行言敷演出來故
此兩人

此書能時將夢
二字提離便不墮
大覺障一切有為相
作如是觀可也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撰者 清 曹霽 撰，清 高鶚 續，清 護花主人 評，清 大某山民 加評
卷 卷首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增訂繪圖大觀瑣錄

2996



雙紅堂
小說
55(1)



增
 評
 繪
 圖
 大
 觀
 瑣
 錄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原序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閒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揚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竝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科 2976-11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讀法 〔附〕補遺一條 訂誤一條

石頭記一書。不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閒有巨眼能見知矣。而又以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一經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如指上螺紋。一目了然。方知石頭記之造孽與否。豈不大妙。

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

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莊騷寓本旨。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

學庸周易莊騷國風春秋。是正傳。石頭記則竊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是以較諸小說居上。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石頭記一漸字。

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故即以此語轉贈石頭記。

是書用筆。取法於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

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石頭記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石頭記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熱。石頭記亦演冷熱。金瓶梅演財色。石頭記亦演財色。

寶玉有名無字。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又先天本來無字也。

是書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接寫者必是

寶釵。寫寶玉同寶釵事跡。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

有接以他人者。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

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人。致蹈殺機而不覺。寫寶釵

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這兩種人都做不得。

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

故易道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

生於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於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此爲林爲薛。爲木

爲金之所由取義也。

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寶釵。凡

演天人定勝。其人如王道王醫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劉老老。換

湯不換藥。如此而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

書中詩詞。各有隱意。若謎語。然口說這裏。眼看那裏。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

製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說。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麾如意。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人或以爲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實脾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是書又總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至三十六回夢兆絳芸軒爲第一支。以劉老老爲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鍾受之。以北靜王證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爲第二支。以鴛鴦爲主宰。以薛寶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證之。自七十一回無意遇鴛鴦。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爲第三支。以劉老老鴛鴦合爲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證之。是又通身大結構。

一部石頭記。灑灑洋洋。可謂至矣。無一句不是妙文。一部石頭評。瑣瑣碎碎。可謂繁矣。閒有千百剩義。是希善讀者。觸類旁通。以會所未逮爾。

是書之傳聞於世也久矣。痛無真能讀真能解者。甚有耳會目爲淫書。是亦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耳。

有謂此書祇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與。但觀其通體結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綫。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全無差別。則所增之四十回。從中後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增入耶。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賞。使誰增半回不能也。何以隨聲附和者之多耶。是書收結。有文妙真人云云。乃繳清全部。是人閒之真真妙文也。其如讀者不知何。

石頭記有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諸名。夫名者。自命也。其形从夕从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謂之名。是書乃明敘石頭所記之事故。原名之曰石頭記。

〔補遺〕四十回七頁二十一。行第九字兒下脫○爲什麼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二十五字補入。以備遺憾。

〔訂誤〕全書中丫鬢丫頭之丫字悉皆誤作了字是須讀者原諒決不以丫作了字讀也容是訂明以正其誤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讀法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護花主人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於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淺淺焉小說之是講不亦鄙且陋哉雖然物從其類嗜有不同麋鹿食薦蝻且甘帶其視薦帶之味固不異於梁肉也余菽麥不分之無僅識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最小之人見至小之書猶麋鹿蝻且適與薦帶相值也則余之於石頭記愛之讀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石頭記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用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石頭記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誠通其說者且與之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余曰客亦知夫天與海乎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即管外之天也以蠡測海蠡中之海即蠡外之海也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別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語小莫破即語大莫載語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頭記作者既自名爲小

說吾亦小之去爾若夫禍福自召勸懲示儆余於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無以難日子言是也即取副本藏之而去因書其言以弁卷首
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香氏書於雙清仙館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護花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敘甯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敘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石頭記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敘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即敘榮府情事乃轉詳于甯而略于榮者緣賈府之敗造孽開端實起于甯秦氏爲甯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于甯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敘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敘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敘

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敘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溢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敘甯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層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卽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敘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甯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串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天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二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甯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

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甯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石頭記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敘別事。或補敘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綫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于各回中逐細批明。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卽是假。假卽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自了然。不爲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石頭記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甯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甯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釵黛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卽是主。中。主寶釵卽是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賓。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此外何嘗實有其人
然天地間亦何嘗無
此等入

此論雖未免穿鑿然
論來頗近人情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寔有其人。不過借以敘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此老嫗收拾殘碁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

石頭記專敘甯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敘得詳細。

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于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石頭記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面生前後兩大夢。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真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

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石頭記一書有正筆。有反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禽魚。鍼滌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甯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爲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寔吃虧四字。仁厚誠寔。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貲。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班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于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于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石頭記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護花主人總評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護花主人摘誤

石頭記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誤。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

十回二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閒。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冠

家亦疑之必有挂河
牙齦無礙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
一種風調。則初到甯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
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
先到甯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誤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櫳翠菴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
何時。進菴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櫳翠菴。維時妙玉若已進
菴。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
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
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綳小者。手刺均須繡完。
配裏方不露反面。鍼腳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
刺繡之理。似于女紅欠妥。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曾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
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蔷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著落。並未提及。似
有漏筆。

六十二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
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
覺疏漏。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
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
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賈璉見屍
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

凡上下兩回交接處
其情事不相貫者全
皆只此一回
尚無礙

尚無礙

尚無礙

節等處其實疏漏

節亦修注之見

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了頭。忽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著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蟾噪鬧。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畱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關樞。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即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

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邢岫烟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護花主人摘誤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大某山民總評

賈母第一會尋樂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歸枕霞獨不與而自識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詩云愁雲不預宮車會獨識南安老太妃

薛姨媽寄人籬下陰行其詐笑臉沈機書中第一尤奸處在搬入瀟湘館

李嬌娘來時坐雇車一府皆笑豈知自亦爾爾

甄夫人之來為取寄帑耳豈知又遭抄去乎

劉老老攜巧姐去是謂潛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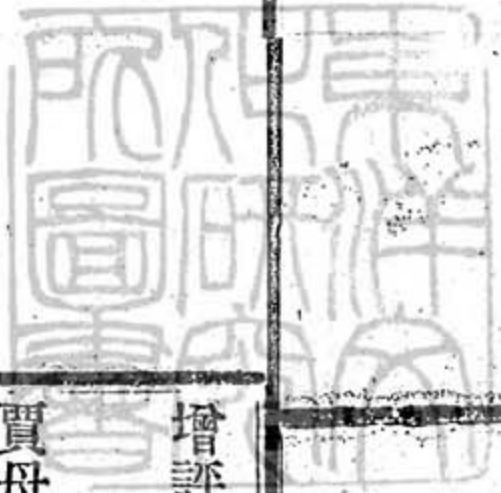
指襲人為妖狐李嬾嬾自是識人

宮裁得禮之正故父名守中

鳳姐壞處筆難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猴婢自是可見

寶釵奸險性生不讓乃母

鳳之癖人所易見釵之譎人所不覺一露一藏也



二姐墮胎為鳳姐生平第一罪。

人謂鳳姐險。我謂平兒尤奸。蓋鳳姐亦被其籠絡也。

湘雲未見園中另住。記賈母之不袒母族以反襯王夫人也。

懷古詩謎。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開於春先。春初已落。是為不耐東風。

賈氏孫男俱從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獨色香刺也。

惜春獨善丹青。早為臥佛張本。

姜季南詩。謂鴛鴦之死。半殉主。半殉節。殉節之意。於襲人赦老口中見之。又於吃

口脂時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長在松根。賈母松也。

送殯之去。但藏珍珠琥珀於上房。是失檢處。亦誨盜處。

鸚哥者。紫鵲舊名珍珠者。襲人舊名賈母。補此二人。欲使寶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婦人一味不妬視男子。為可有可無。毫無關切。其情尙可問哉。

秦情也。情可輕而不可傾。此為全書綱領。

賈珍一生昏憤於寶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屬邢夫人以鴛鴦之故。援意使其來擾。豈知反為鳳姐所使。

王夫人代襲人行妬。於晴雯一事尤謬誤。

花襲人者為花賤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標一二。餘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紋諸事。每覺器小。

鏡即月也。鏡中相射。是為麝月。

鳳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紅在側。為齋中語。故定多暗中播弄也。

未曾真個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於芳潔中。別饒春色。雪裏紅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蓮者。終身火中蓮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餘痛焉。

鳳生之日。即釧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無恨矣。擬曰洛神卻切。

彩雲為惡姻緣。

一著錯。滿盤輸。故以司棋名之。



侍書罵王家的勝乃主之打。

紫鵲從四姑娘出家。所謂主未成雙。婢卻作對。一僧一尼之謂也。

鶯兒絡玉一筆直貫一百零九回。妙合而凝。一語刺釵也。

柳女曰五兒五者窩也。北音五讀如窩。

彩霞於寶玉寫經時。燈後神情獨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頭無聲。全憑橘樹有刺。

翠墨私囑小蟬。致滋紛擾。故解語花有妙。有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靜。去紫鵲遠矣。

文杏為釵婢。蘅蕪秋院。而亦惹春風。著一杏字。所以刺寶釵遠矣。

戴若恩石崇輩。不及一岫烟之篆兒。

善姐必為王鳳姐所使。

小鶻本來報喜。反致受驚。故吉凶不在鳥音中。

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關係不小。

林家死絕一語。雖屬率爾。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

一樣為奴。獨依兩姓。奴何不幸而為贈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鮑二嫂曰閻王尤三姐日夜叉。都為二奶奶定評。

秦顯家的以五日京兆。即時撤委。

打王善保家的。僅僅一掌。我猶恨其少。

若彩霞者。柰旺兒媳婦。何若玉桂媳婦。亦被玫瑰花刺者。

於鴛鴦辱金文翔媳婦。浮一大白。更罰東風一大白。東風赦老也。

吳貴婦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於璉兒。醜態可掬。

文官為梨香班首。芳官侍寶玉。抹墨二字。玉哥定從戲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

官侍黛玉。與寶玉恨不作女兒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兒學。且輕車熟路。

釵之來住梨香院。後作戲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雲。色配淨。荳官侍寶琴。色

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齡官與寶官。玉官俱屬先去。

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猶後焉。

兼美爲釵黛關鎖

寶玉。妮。燼。行。獨。壓。平。日。之。作。蓋。社。中。不。欲。諸。女。一。人。下。第。深。情。體。貼。故。藏。才。焉。

真真國女真耶假耶不過閒中點綴耳

傅秋芳真所謂處士虛聲者

張金哥死而有知必爲厲鬼相報

劉老老於若玉爲抽柴之說真所謂滿口胡柴

王作梅作張小姐之媒故名作梅

嬌杏以婢作夫人何等微倖

紅衣女亦無中生有

可人一曇花耳

北靜王爲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政老謂寶玉哄了賈母十九年吾謂被哄者甚眾○據癡人說夢十九年作二十

年以霸王虞姬擬小柳小尤亦新而切

姜季南詠秦鍾句云優尼戲罷伴僧眠僧謂寶玉蓋討智能之便宜以供寶玉之

算帳也

蝌與菱獨有深情自在意言之表若金桂者我亦不敢奉命

敗子回頭真寶貝故曰甄寶玉

賈蘭者賈蘭也賈蘭中而賈氏蘭珊矣

賈蓄真是假牆廟中固多此物然一入廟中便如將軍何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大某山民總評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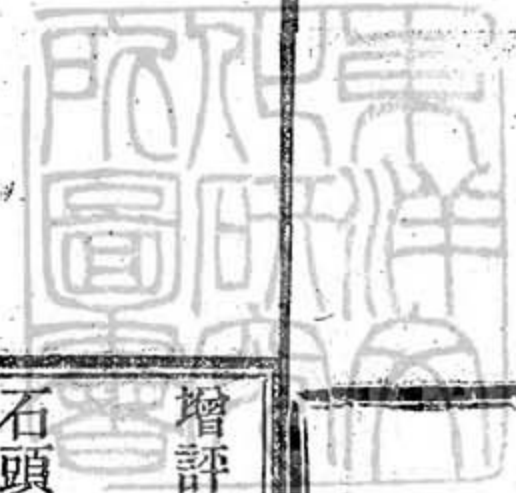
明齋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悱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矇覺贖。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書中無一正筆。無一呆筆。無一複筆。無一閒筆。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後面渲染出來。中有點綴。有翦裁。有安放。或後回之事先為提挈。或前回之事間中補點。筆臻靈妙。使人莫測。總須領其筆外之神情。言時之景狀。

作者無所不知。上自詩詞文賦。琴理畫趣。下至醫卜星相。彈碁唱曲。葉戲陸博。諸雜技。言來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書。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名姓各有所取義。賈與甄。夫人知之矣。若賈母之姓史。則作者以野史自命也。他如秦之為情。邢之為淫。尤之為尤。物薛之為雪。王之為忘。林之為靈。政之為正。



璉之爲戀。環之爲頑。瑞之爲瘁。湘蓮之爲相憐。赦則言其獲罪也。釵則言其差也。黛則言其代也。執則言其完節也。晴雯言其情文相生也。襲則言其充美也。鴛鴦言其不得雙飛也。司棋言其斯奇也。鶯爲出谷言其得隨寶釵也。香菱不在園中言與香爲鄰也。岫烟同於就烟言其無也。鳳姐欲壑難盈故以豐爲之輔。平爲之概。顰卿善哭故婢爲啼血之鵲。雪中之雁其餘亦必有所取。特粗心人未曾覺悟耳。

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點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

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苦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縷塵。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卽云爲人記事。吾亦不信也。

公子之名上一字與薛家同。下一字與林家同。自己日趨於下。父母必欲其向上。泊乎飄然遠去。則又不上不下。

所引俗語一經運用。罔不入妙。胷中自有鑪錘。

寶玉於黛玉。木石緣也。其於寶釵。金玉緣也。木石之與金玉。豈可同日語哉。

人憐黛玉一朝奄忽。萬古塵埃。穀則異室。死不同穴。此恨絲絲無絕。予謂寶釵更可憐。纔成連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絕無眷顧。反不若齎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也。要之均屬紅顏薄命耳。

或指此書爲導淫之書。吾以爲戒淫之書。蓋食色天性。誰則無情。見夫釵黛諸人。西眉南臉。連袂花前。月底始是鶯儔燕侶。彼村婦巷女之憨情妖態。直可糞土視之。庶幾懺悔了竊玉偷香膽。

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

自古言情者。無過西廂。然西廂只兩人事。組織歡愁。摘詞易工。若石頭記。則人甚多。事甚雜。乃以家常之說話。抒各種之性情。俾雅俗共賞。較西廂爲更勝。

白門爲六朝佳麗地。係雪芹先生舊遊處。而全無一二點染。知非金陵之事。且鳳姐臨終時。聲聲要到金陵去。寶玉謂他去做甚。又於二十五回云跳神。五十七回云鼓樓西。八十三回云蘄蕪。八十七回云南邊北邊。明辨以晰。益知非金陵之事。

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烟如荷。寶琴如芍藥。李紋李綺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茶蘼。妙玉如簷蔔。平兒如桂。香菱如玉蘭。鴛鴦如凌霄。紫鵝如蠟梅。鶯兒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襲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楊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遊於其中者。則怡紅公子也。

昔賢詔人讀有用書。然有用無用。不在乎書。在讀之者。此書傳兒女閨房瑣事。最為無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狀難顯之情。正有無窮妙義。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無用。是人之無用。非書之無用。

頭腦冬烘輩。斥為小說不足觀。可勿與論矣。若見而信以為有者。其人必拘。見而決其為無者。其人必無情。大約在可信可疑。若有若無。閒斯為善讀者。

人至於死。無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釧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慘。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駭。黛玉之死。也使人傷。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惱。賈母之死。也使人羨。鴛鴦之死。也使人敬。趙姨娘之死。也使人快。鳳姐之死。也使人歎。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無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筆不同也。

昔仲春之夕。與友會飲。晦香居。酒既淋。各述生平奇夢。一客曰。吾曾夢歷天庭。手搦星斗。雲霞拂衫。下視城郭。蠕蠕欲動。一日。吾夢為僧。結廬深山頂。覺爾時萬緣俱寂。一日。吾夢得窖銀數百萬。遂治園亭。蓄姬媵。食必珍。出必車馬。座上客滿。譽聲盈耳。若固有之矣。一日。吾夢與靈俱談。維時蘭蕙百晦。香沁心腑。徐叩天問。招魂諸篇。意義笑而不答。一日。吾夢涉海。汪洋萬頃。四顧無人。不知身之所如。一日。吾夢錦標簪花以歸。一日。吾夢諸兒成立。侍養無缺。一日。吾夢殺賊。振臂大呼。羣醜悉竄。盜魁倔強。引刀斬之。髑髏滾地。血濺衣履。一日。吾夢至地獄。見斷手缺足者。現諸苦惱狀。一日。吾夢為勾。飢腸作鳴。沿門叫呼。訖無一應。余時不語。客詰之。余曰。備聞諸夢幻也。壯也。清也。妖也。噩也。諸公之夢。皆吾之夢。吾多夢。吾亦無夢。且與諸公同讀石頭記一夢。

余自歎年來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祇鏡奩閒。尙恨恨不能去。適來無事。雨

此書之所夢此書

如此法真善讀此
新言極是

窗展此。唯恐擅失。竊謂當煑苦茗讀之。燕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

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無釐毫似處。不過珍愛倍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

二知道人說夢曰。寶玉如主司。金釵十二爲應試諸生。迎春探春惜春似迴避不入闈者。湘雲李紋李綺似不屑作第二想。竟不入闈者。岫烟寶琴業已許人。似隔省遊學生。例不入闈者。紫鵲鶯兒似已列副車。臨榜抽出者。寶釵似頂冒而僥倖中式者。襲人似以關節中副車者。其餘諸婢似錄遺無名。欲觀光而不能者。吾謂黛玉似因奪元而被擯者。可卿似進場後斃於號舍者。妙玉鴛鴦似弗工時藝不及入闈者。金釧晴雯似犯規致黜者。平兒香菱似佐雜職不許入闈者。五兒似繳白卷者。小紅似不得終場者。芳官四兒似未入泮。不敢入場者。他若李紈尤氏鳳姐諸人。皆紛紛送考者耳。

又云。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寶玉色中之精細鬼。賈環色中之偷生鬼。賈蓉色中之刁鑽鬼。賈瑞色中之饒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吾謂秦鍾色中之倒運鬼。湘蓮色中之強鬼。賈蓄色中之倒塌鬼。焙茗色中之小鬼。

賈媼生二子一女。赦之出也。愛其媳。政之出也。愛其子。敏之出也。愛其女。其爲愛也。公而溥。

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遂覺壁壘一新。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明齋主人總評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或問

或問石頭記伊誰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或問石頭記爲子意中之書。而獨翻妙玉之案。則何也。曰予亦不自知其何心。第覺良心上。殺有過不去處。

深心人固定寶釵

或問子能作寶玉乎。曰能。何以痛詆襲人也。笑曰。我止不能爲襲人之寶玉。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許也。

深心者

或問寶釵深心。於何見之。曰在交歡襲人。或問襲人不可交乎。曰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不識寶釵何人也。吾不識寶釵何心也。

或問寶釵與襲人交。豈有意耶。曰古來奸人干進。未有不納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寶釵之爲寶釵。未可知也。

或問寶釵與黛玉孰爲優劣。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

情。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或問襲人與晴雯孰為優劣。曰襲人善柔。晴雯善剛。襲人用屈。晴雯用直。襲人徇情。晴雯任性。襲人做面子。晴雯絕塵埃。襲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或問石頭記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

或問石頭記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

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地藏菴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薈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二姐。則無情影也。

或問藕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銷魂影子。

或問齡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離魂影子。

或問傻大姐是誰影子。曰是醉金剛影子。

或問寶玉古今人孰似。曰似武陵源百姓。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賈長沙寶釵古

今人孰似。曰似漢高祖。湘雲古今人孰似。曰似虬髯公。探春古今人孰似。曰似

太原公子。寶琴古今人孰似。曰似藐姑仙子。平兒古今人孰似。曰似鄭子產。紫

鵬古今人孰似。曰似李令伯。妙玉古今人孰似。曰似阮始平。晴雯古今人孰似。

曰似楊德祖。劉老老古今人孰似。曰似馮驩。鳳姐古今人孰似。曰似曹瞞。襲人

古今人孰似。曰似呂雉。

或問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曰妻之處晴雯也將如何。曰妾之處芳官等也將如

何。曰子女之處紫鵬也將如何。曰臣之處湘雲也將如何。曰友之處平兒也將

如何。曰賓之處探春也將如何。曰宗師之處寶琴也將如何。曰君之處寶玉也

將如何。曰佛之處黛玉也將如何。曰仙之

或問何以蓄劉老老也。曰俳優之。何以蓄鶯兒等也。曰奴之。何以蓄鳳姐也。曰賊

之。何以蓄襲人也。曰蛇蝎之。

或問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石頭記只可言情

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石頭記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

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了鬢。法乎。否耶。不遊之師友。而遊之姐妹

以芳官為子女。恐未
以湘為友。以平為賓
二語最妙

有見識有斷制不作
錄錄如響者

黛玉家資盡歸賈氏
歸恐未確

不知林氏之財盡歸
賈氏於書中究無明
文即賈璉有此語安
知其為即林氏財乎
此論亦意而擬之不
足據信

以上三節香終未敢
深信

法乎。否耶。即謂一誤不堪再誤。而用襲人則非其人。逐晴雯則非其罪。徒使僉人倖進。方正流亡。顛顛倒倒。畫出千古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貶之不亦宜乎。

或問鳳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則何也。曰。不獨鳳姐利之。即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鳳實領之。脫為賈氏婦。則鳳姐應算還也。不為賈氏婦。而為他姓婦。則賈氏應算還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則黛玉之死。死於其才。亦死於其財也。

或問林黛玉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有明徵與。曰。有。當賈璉發急時。自恨何處再發。二三百萬銀子財。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或問林黛玉聰明絕世。何以如許家資。而乃一無所知也。曰。此其所以為名貴也。此其所以為寶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將數百萬家資。橫據胸中。便全身烟火氣矣。尚得為黛玉哉。然使在寶釵。必有以處此。

或問石頭記有病乎。曰。有。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乃言在家時。曾訓誥寶玉。豈三十以後人。尚能入選耶。其他惜春。屢言小巧。姐初不肯長。後長得太快。李嬖嬖

過於龍鍾。諸如此類。未可悉數。然不可以此疵之者。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虛烏有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或問終

卷首

或問

三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讀花人論贊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寶玉爲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此龍門得意之筆也。不圖於小品中見之。梅閣

林黛玉贊

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石頭記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竝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

玉死矣。

結句七字。無限感慨。無限深情。令古今天下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一齊淚下。我欲哭矣。梅閣

薛寶釵贊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慎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微而婉。正而嚴。從知古今人。不曾放鬆一個。梅閣

史湘雲贊

處林薛之間。而能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顰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妍。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與顰顰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詆寶玉。經濟酸論。厭人聽聞。不免墮幾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擦於牀沿。夢態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裊藥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

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

英雄本色。名士風流。文之不可揜如此。梅閣

賈探春贊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間。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春華秋實。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與。其氣之淑與。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

祥光繚繞。瑞氣氤氳。文中之牡丹也。梅閣

薛寶琴贊

薛寶琴為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間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即薛寶琴之薛乎。櫛翠菴之梅。非即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姐妹。脩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為塵緣一念差。姐妹是誰脩得到。生時只許嫁梅花。

清微澹遠。梅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石頭記。其維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下。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夫鳳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與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忌主矣。

漢之留侯。明之中山。差足以當之。真能一粒粟。現大千世界者。梅閣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當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真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湮沒而不彰者。何敢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偕母入賈氏之祠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史云。大家夫婦。未知死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鴛鴦者。殆鄭子產所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梅閣

紫鵲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老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鵲於黛玉。在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焉。嗚呼。其可及哉。

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危坐讀之。梅閣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玉。豪爽似湘雲。刁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似尤三姐。合眾美而爲人。是絕人而爲美也。人間那得有此。然不有鷹鷂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母能容否。

無端幽緒。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梅閣

晴雯贊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下。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善自藏。當不致逐死。然紅顏絕世。易啓青蠅。公子多情。

聯二句恐有訛字

兩全取禍在此八字

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絕世丰神。
節短韻長。列贊中有數文字。
梅閣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彷彿。顧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啞啞叱咤之雄。尙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石頭記者。且不暇爲金釧惜也。

賈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尙已。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爲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賈惜春贊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噴。鶯讒而燕妬者。眞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妙玉贊

妙玉之刼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刼。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而爲包勇所窘辱矣。其去也。有恨之不早者。而適芸林當事。刼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刼財爲重。刼人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刼。此賈芸林之孝。糲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境重遊。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刼也。我故曰。殆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無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見其常平。
梅閣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亦愛之。然賦

命羣芳爲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爲病。可卿獲於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并怨桃花。

風雅絕倫 梅閣

香菱贊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境。無不可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嬉嬉然蓮花世界也。其殆袁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獸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貴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即古之帝與。嘻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 梅閣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穎。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粹。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騷。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其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贊

以真爲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爲真。無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爲真情。因是由戲入真。由真入魔。由魔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相與言情。則甯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爲情哉。

一片天機。一點真機。一味道機。佛法不與焉。 梅閣

蕊官荳官葵官贊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偷瀆。往往有視沈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諸野。蕊官諸人。顧可少乎哉。

說得如許關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此物此志哉。 梅閣

秋紋贊

國士眾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

也。秋紋了。鬟中眾人耳。借他人之餘光。爲自己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笑。訕罵已惟頌德。謳仁何其誠也。使易處襲人之位。其晚節必有可觀。誰爲遏抑者。而竟以眾人終也。悲夫。

沈鬱頓挫。一往情深。梅閣

麝月贊

純乎眉山筆意

小人甘爲小人。又定不樂人爲君子。故必多方束縛之。挾持之。其不從者。必掘之。使去。其從者。則暫借爲黨。援事成之後。亦必掘之。盡去。如襲人之於麝月是也。麝月有爲善之資。不自振拔。往往爲所制。伏至不敢以真面目對寶玉。此亦少年銳進。苟且以就功名之誤也。豈知事尙未成。而秋宵伴讀。已不獲與差遣。其後悔何及哉。然寶玉出家。猶及見襲人抱琵琶上別船去。或亦忠厚之報與。

功名中人無論已。卽道學中人亦不免中此病。文固慷慨悲歌以爲言者。梅閣

邢岫烟贊

斂才就範。抑氣歸神。此詣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到也。邢岫烟在親較寶釵。近在遇比黛玉。難然厚寶釵如彼。薄黛玉如此。人情概可知矣。秋水菱花。能無顧影。

自憐耶。乃漠然其遇。淡然其衷。不伎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則超超元箸也。謂非學養兼到之作。與攬其風度。如披古會元風。

爛熟時文批語。用來異樣新鮮。是真能點鐵成金者。梅閣

李紋李綺贊

李紋李綺行事。無所見其大致。只於一二詩句彷彿之。倘亦南康公主。所謂我見猶憐者也。想其丰韻在明月梅花之間。良欲得爲友焉。

繡橘贊

已無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爲才也。已無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爲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真無用耳。繡橘才智以輔探春則不足。以相迎春則有餘。莫謂秦無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嚨。教哭者不能教眼淚。此卻正所以屢窘於安樂公也。迎春有一木頭之稱故云木從繩則正。其如朽者何。

庸流之遇。其害如此。豈獨繡橘之不幸哉。文極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梅閣入畫贊

小題大做。在作文則見才思。在科罪則爲深文。入畫之事。若以之命題。則私下傳

送四字。可以大發議論。包舉全史。若以之科罪。直不應輕律薄責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有以也。夫。

蕙香贊

同生爲夫婦之語。不聞諸奶奶經也。度亦小兒胡謔。聊以相戲云爾。而搆釁者。乃直以爲莫須有證據。池魚之殃。未有無辜如此者。而卒不聞一語自辨。豈以寶玉雞肋。固已食之無肉。棄之良得耶。蕙香真晦氣也。

賈母贊

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況在所溺愛哉。寶玉於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見之數矣。賈母卽不爲黛玉計。獨不爲寶玉計乎。而乃掩耳盜鈴。爲目前苟且之安。是殺黛玉者。賈母非襲人也。促寶玉出家者。賈母非黛玉也。嗚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誰之過與。

晉趙盾弑其君。許世子弑其父。是此篇藍本。文固以春秋法作遊戲法者。

賈政贊

賈政迂疏膚闊。直倡宋襄。是殆中書毒者。然題園偶興。搜索枯腸。鬚幾斷矣。曾無

一字之遺。何其乾也。倘亦食古不化者與。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政之流亞也。

王夫人贊

王。安。石。亂。天。下。賈。似。道。遂。失。天。下。
人不可以有才。有才而自恃其才。則殺人必多人。尤不可以無才。無才而妄用其才。則殺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執。信讒任姦。一怒而死。金釧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於家。爲稽其罪。蓋浮於鳳焉。是殺人多矣。願安得有後哉。蘭兒之興。李紈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治亂興衰之故。實始於此。作論贊者。其有憂患乎。
梅閣

賈元春贊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閒。宜其多厚福也。然猶不永所壽。似庸才亦遭折者。說者謂其歛於壽。全於福矣。使天假之年。歷見母家不祥之事。傷心孰甚焉。天不欲傷其心。庸之也。越於史氏多矣。

李紈贊

李紈幽閒貞靜。和雍肅穆。德有餘矣。而不足於才。然正惟無才。故能闊淡以終。雖

無奇功。亦無厚禍。淵淵宰相風度也。可與共太平矣。

姚善應變。宋善守文。人言姚之才高。吾謂宋之福大。梅閣

賈蘭贊

賈蘭習於寶玉。而不溺其志。習於賈環。而不亂其行。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然乳臭未脫。卽諄諄然以八股爲務。是於下下乘中。覓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寶玉猶深。嗣是而仕途中。多一熱人矣。嗣是而性靈中。少一韻人矣。可以救庸而不可以醫俗。惜哉。然而李紈有子矣。

此便是熱中根子。於此見作者性情之淡。位置之高。梅閣

王熙鳳贊

鳳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向使賈母不老。必能駕馭其才。如高祖之於韓彭。安知不爲賈氏福。無如王夫人李紈昏柔愚懦。有如漢獻。適以啓奸人窺伺之心。英雄之不貞。亦時勢使然也。騎虎難下。豈欺人語哉。然亦太自喜矣。

亦駘宕。亦風流。極文人之能事。極文章之樂事。梅閣

賈巧姐贊

鳳姐一生權力。適足爲後人斂怨。媒鬻之報。人嫌其後矣。而卒之臨危有救。豈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靈與。抑敬老憐貧。善足以敵之也。乃明珠欲墮。援來陌路之人。白璧無傷。媒作田家之婦。倘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有如是耶。爲之詠曰。聽罷笙歌樵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薛姨媽贊

優柔寡斷。至足以貽數世之憂。家與國無二理也。薛姨媽進旅退旅。有李東陽伴食之風。顧黛玉終身業已心及之矣。而卒未聞一言之薦。豈非姑待之說中之與。卒之黛玉死矣。寶玉出家。而寶釵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貽。誰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尤氏贊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爲不祥可知。尤氏見於書。已在徐娘半老之會。然風情固不薄也。設雞皮未皺。更復何如。氏之曰尤。蓋比於夏姬也。

傻大姐贊

傻大姐無知無識。蠢然如瓦。而實爲石頭記一大關鍵。大觀園中落之故。實始於

此其宋之逐狗者與楚之獻黿者與抑周之賣糜弧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則以爲傻大姐而已矣

絕大眼孔 梅閣

小鵲贊

鵲報喜者也。然鵲之小者自忘其爲鵲。人亦共忘其爲鵲。不特忘之也。或且疑爲鴉。已亦自疑爲鴉。由是杯弓蛇影。總屬真情。鶴唳風聲。盡成實相。無所爲計。只獲將大千世界佛腳。歷歷徧抱。而佛菩薩乃在極樂國中。吃吃笑不休。真堪絕倒也。然究之所爲。不失爲喜也。謂之爲鵲。誰曰不宜。

偏能從無文字處做文字。莊老逸音 梅閣

小紅贊

杯弓蛇影之疑。有致死不悟者。起禍者不知也。受禍者不知也。卽嫁禍者亦不知也。然而禍自此始矣。則莫如小紅失帕。寶釵聞之而故爲覓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無端而訛議者矣。況中其心病哉。則異日眾人之前。未有不力爲排擠者。黛玉厄而寶釵亨矣。若小紅者。其應劫之魔。與秦漢閒發難之陳涉也。

始讀之。以爲想當然耳。旣讀之。曰理有固然。三讀之。曰勢所必然。 梅閣

柳五兒贊

繼晴雯而興者。有柳五兒。然已在平王東遷。康王南渡之後矣。雖曰英雄。其如無用武地。何況臥榻之側。眈眈者已有人也。吁嗟乎。當年渡口。桃花作意引來。此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五兒得母有撫景神傷者乎。爰有眼淚別灑旃。

王景略相秦許魯齋仕元非本志也。英雄不甘淪落耳。 梅閣

鶯兒贊

鶯兒憨態。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嗜其馘。亦臥榻之側。所不容也。足者也。而襲人首薦之母。亦以寶釵之故。然而鄭靈之鼎。已無異味矣。雖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後與秋紋鬪月。不知所終。以意度之。大約比襲人脩潔。

翠縷贊

翠縷陰陽究論。如村童覆書。愈話愈亂。如竈嫗說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鑿鑿言之。便老生常談矣。安得爲詩瘋子婢哉。

劉老老贊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游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窾。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真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真肝膽。真血氣。真性情者。殆黠而俠者。其諸彈鋏之傑者與。

今人只學得劉老老這一點字。學不到劉老老那一俠字。文故以進之者。予之予劉老老。所以奪今人也。梅閣

板兒贊

蝶。吾知其戀花也。蜂。吾知其採花也。非蜂非蝶。不知戀。亦不知採。而能與花爲緣者。其花之蝨乎。板兒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嗔矣。惟蝨飽飲花露。倦臥花心。不識不知。真花花世界也。蜂蝶羨蝨。吾羨板兒矣。幾生脩得到此。

有化工之筆。卽有化工之贊。天之不愛才。吾妬焉。梅閣

琥珀贊

古來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際迤邐。遂成不朽之事業。從知盤根錯節。乃以別利器也。琥珀言談舉動。絕肖鴛鴦。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豈才有不逮與。亦遇之

無奇也。則所爲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者。非不窮不亂。無節義忠臣也。特不見不識耳。由是言之。鴛鴦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其人如仙露明珠。其文似渾金璞玉。梅閣

玉釧贊

兄弟之仇。不反。兵。

玉釧於寶玉。有不反兵之義。徒以主僕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閒。餘憾未平也。胡頰顏公子。又欲賈癡。愁作息夫人之蠱哉。則使心機費盡。強博一笑於紅顏。而詞色不親。終帶三分平白眼。於義有足多焉。

語語生稜。幾令人不敢捫讀。梅閣

焙茗贊

寶玉栽培脂粉。作養蛾眉。爲花國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仁厚澤。罔不淪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別無一知己。而能如人意。不盡如人意。莊也。而出之以諛諧也。而規之以正。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大禹之治水。適行其所事。而卒也無不行之言。嗚呼。其惟焙茗乎。東方曼倩之儔也。

尤二姐贊

尤二姐容貌性情。兩無所惡。置身大觀園中。在在爲花柳生色。而顧不齒於羣芳者。徒以爲路柳牆花耳。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若是乎解之無可解也。然揚雄服事新莽。荀彧輔弼曹瞞。其所失與二姐未識如何。使一旦望漢來歸。其蹂躪踐踏之形。正復何如也。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人。其悔豈可及哉。

賈蓉贊

賈蓉絕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與寶玉相反。寶玉憐香。賈蓉轉能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蹂玉。花柳之蝨賊也。鳳姐錯識人矣。然小意動人。頗能忘恨。故鳳姐終愛之。啜茗傳神。良有以也。

石頭記妙到恁地。論贊亦妙到恁地。吾何閒然。

梅閣

賈璉贊

賈璉燒琴煮鶴。大殺風景。何樓市中物也。以配鳳姐。且在所辱。況平兒哉。然負荆一節。頗能自降。拔其幟而樹娘子幟。亦腹負將軍解風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風流壇外。作金剛尊者。

尤三姐贊

士爲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爲知己也。湘蓮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則舍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秀瘦皺透。兼而有之。其米老相者石耶。

梅閣

柳湘蓮贊

柳湘蓮一風流蕩子耳。尤三姐遽引爲知己。豈曰知人。然紈袴中無雅人。文墨中無確人。道學中無達人。仕宦中無骨人。則與其爲俗子。狂生。腐儒。祿蠹之婦也。毋甯風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幾見紈袴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

罵殺爲其所罵者。亦點頭咋舌曰。快殺。

梅閣

齡官贊

齡官憂思焦勞。抑鬱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然烏知非責之過卑而利已無所輸乎。亦烏知非負之過深而本已有所虧乎。是安得有放來生債者。預借一副眼淚為今日揮灑地也。而其債將濫矣。危哉。賈薈何脩而得此。

賈薈贊

賈薈市井小人耳。烏足以言風雅。然其於齡官意柔柔而斐。情款款而紆。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鉢真傳。必有所自祖也。其寶玉大弟子乎。可與言情矣。

司棋贊

從古以過而撈為奇節者。君子悲其志。未嘗不諒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過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繼之。非節非烈。何莫非節非烈也。蓋其志已定於搜賊時矣。觀過知仁。諒哉。

潘又安贊

人當無可如何之際。計無所出。惟以一死自絕。此以死塞責者耳。非以為樂也。若

夫當死之時。無感慨。無憤激。無張皇。卻顧心平氣和。意靜神怡。其死也與哉。其歸也真。疊山所謂從容就義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來。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潘又安於情界中。身分極高。故能當得一道字。文固不妄用字者。梅閣

襲人贊

蘇老泉辨王安石姦。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姦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襲人者。姦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讒人人。忘其讒。約計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閒秋。紋。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視之為顧命寶釵。倚之為元臣。向非寶玉出家。或及身先寶玉死。豈不以賢名相終始哉。惜乎。天之後其死也。詠史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襲人有焉。

絕大見識。絕大識論。不作襲人贊。讀通。即作襲人贊。讀快。梅閣

蔣玉函贊

寶玉動謂男子為濁物。度一面目。黧黑子。思于思者耳。使溫潤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纏絲如蔣玉函者。豈從來冤家。大抵由歡喜結來。耶巾之持贈。

也。玉實主之矣。襲人之嫁。玉函之娶。或無憾焉。

彩雲贊

人各有一知己。不得謂君子是而小人非。特慮其不終耳。彩雲之於賈環。其相與可無究。至甘心爲此作賊。亦何淫且賤也。然平兒詰盜。慨然挺身。寶玉認賊。毫無輸色。落落乎石乞子風也。而不可以對賈環耶。然而環且貳矣。古今來陷身於賊而卒爲所疑者。豈少人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無知己也。

亦慈亦壯。於以痛哭古人。亦以留贈後人。梅閣

賈環贊

賈環純秉母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獨赦老賞鑒之氣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較恕於寶玉。豈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賢如賈政。尙莫知其子之惡。又何怪乎衛莊哉。

李嬖嬖贊

李嬖嬖龍鍾潦倒。度其年紀。在賈母之上。不足爲寶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當叩脛者。百然襲人。一生隱惡。從無發其覆者。獨此老借題發揮。一洩無餘。比陳琳

討操檄。尤爲淋漓痛快。亦愈頭風之良劑也。昔蘇子美讀漢文。至博浪沙一椎擊節。叫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賞之。

趙姨娘贊

食色性也。而亦有不盡然者。鮮于叔明嗜臭蟲。劉邕嗜瘡痂。賀蘭進明嗜狗糞。今將趙姨娘。合水火五味而烹炮之。不徒臭蟲瘡痂也。直狗糞而已矣。而賈政且大嚼之。有餘味焉。豈所賞在德耶。然糞穢卒產靈芝。鷓鴣能卵雛鳳。其下體可采也。賦詩斷章。或不認焉。

雪雁贊

春秋責備賢者。然當君父之際。亦不容以庸愚之故。稍寬悖逆之責者。良以臣子所許在心耳。雪雁於黛玉。有更相爲命之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卽萬不容已。甯不可以死辭。而乃覲然人面。舍瀕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娘。豈復有人心哉。人將不食其餘矣。速作之配絕之也。

黃善保家贊

段秀實之擊朱泚也。吾聞其聲矣。若拊朽然。其雋不足稱也。淮南王之擊辟陽侯

也。吾聞其聲矣。若築腐然。其快不足稱也。若夫積之愈厚。鍛之愈堅。礪焉而不能攻。鑽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薩焉。運五指之峯。作巨靈之擘。香風蓋去。春雷與新筍齊生。翠袖翻來。鴻爪共烏泥竝現。嘻。此何聲也。其殆博浪椎之嗣響乎。贊曰。探春之掌。是震是響。老嫗之喙。惟腴惟脆。蛾眉吐氣。爲大白浮者。三老魅殺風。爲舞劍起者再。

黃絹幼婦。外孫蓋曰。梅閣

賈赦邢夫人贊

賈赦似剛非剛。乃剛。復之剛。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剛復之剛。非理之剛也。故有小泥鰍之禍。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鴛鴦之羞。竊謂賈赦之剛。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殊類乎魯哀姜。

賈敬贊

天下豈有神仙。然但能盡我性。怡我情。傀儡場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貴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詩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鉢叫化之神仙。而乘雲跨鶴者。不與焉。彼燒丹燒汞。導引胎息者。直自討苦喫耳。然伊古以來。輕萬乘而速禍敗者。史不絕書。豈儒何知焉。

賈珍贊

十惡之條。一曰內亂。犯此者。在家必喪。在國必亡。賈珍席祖父餘業。恣其下流。卽此房媵。列屋柔靡。亦何不可。而乃爲不鮮不殄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西府中無完人矣。借非獅子介石之堅。其能免乎。然吾聞之方山子。賢者生平得獅子力居多。賈珍胡不幸焉。

賈瑞贊

賈瑞雅負癡情。不以草茅自廢。願觀光於上國。亦有志之士也。特未免不自諒耳。鳳姐遺置之死。無乃過甚。雖然。溺糞何物也。而敬以持贈。是欲以曾經妙處之餘相餉也。可不謂多情哉。獨不識所贈物。果鳳姐親遺否。

極諧謔。極風調。但見其雅。不覺其褻。梅閣

焦大贊

賈家法。於乳母頗厚。重於酬庸矣。然而人盡母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平乳之勞。卽耐賈廟以血其食。非倖也。而乃混於輿臺。儕於隸僕。致僕婦奴

其子乎哉狗鼠

苟非親遠何以俯首

子皆得牛馬走之。宜其無限壘塊。借酒杯以澆之也。然而馬糞之填。亦未始非努力勸加餐之意。不可謂不厚者。特恐醉漢飽不知德耳。

秦鍾贊

秦鍾者。情種也。為鍾情於人之種。耶。為人鍾情之種。耶。為鍾情於人之種。斯為風流種。為人鍾情之種。則為下流種。然為鍾情於人。固不得不為人鍾情之人。則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為種。斯為真情真種。其於智能也。莫為之前。雖美勿彰。其於寶玉也。莫為之後。雖盛莫傳。然顧前不顧後。其象為天。故不永。所壽云。

如是我佛說偈曰。女歡男愛。無望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用為斯文持贈。
梅閣

薛蟠贊

薛蟠粗枝大葉。風流自喜。而實花柳之門外漢。風月之假斯文。真堪絕倒也。然天真爛漫。純任自然。倫類中復時時有可歌可泣之處。血性中人也。脫亦世之所希者。與晉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諡曰猷。譏之乎。予之也。
謔而虐。可以下酒。可以噴飯。
梅閣

北靜王贊

北靜王表表高標。有天際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論乎談文章說經濟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無不臭者矣。天下而更無不臭者也。舍寶玉其誰與哉。死矣。

甄寶玉贊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矯情。矯情不可問矣。甄寶玉不能為太上之忘情。不失為其次之多情也。自經濟文章之說中之。而情矯矣。則甄寶玉者。世俗之偉人而實賈寶玉之罪人也。罪人則黜之而已矣。故終之以甄寶玉云。
情字始。情字終。雖遊戲文章。仍是篇法一綫。
梅閣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讀花人論贊終

讀花人論贊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題詞 并序

余偶沾微恙。寂處小樓。苦無消遣計。適案頭有王雪香夫子所評石頭記在。略翻數卷。不禁詫異。蓋將人情世態。盡寓於粉跡脂痕。較諸水滸西廂等書。尤爲痛快絕倒。使雪芹有知。當亦引爲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戲擬十律。再廣其意。然畫蛇添足。而亦未嘗以假失真。詩甫脫稿。神倦腸枯。假寐閒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女子也。弄月吟風。已乖姆教。而況更作石頭記詩乎。豈不懼吾輩貽譏哉。余應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國風之始。如必以此詩爲瓜李之嫌。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味味者。奚啻相懸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見。余夢亦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飄風。樓頭澹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吳女史綠君周綺序。

黛玉焚詩

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者宵果應燈花讖。往日空憐蜀鳥魂。慧業已隨人遞世。癡鬟休爲竹開門。鳴鑪獸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

香菱學咏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腸寸寸搜。著意個中誠足惜。處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仗可兒留。

湘雲醉眠芍藥裊

席翻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困人聊困睡。不勝紅雨覆紅粧。倘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礙涼。一種嬌憨又嬌怯。畫工要畫費平章。

晴雯死領芙蓉神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詠難償恨。真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轉為誤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

青女素娥李紈悲黛玉

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為清才遭白眼。豈宜紅粉逝青年。情雖有為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嘻吁我獨淚潸然。

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紅

妬花風雨瘁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準是相思。怡紅意

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為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頓教重立不多時。

苦尤娘遭賤墮計

花是丰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妬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都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

俏平兒被打含情

究未呼天剖素胸。淚紛紛咽屈重重。好花風總憑空妬。閒草春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羨卿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卻易容。

妙玉聽琴警悟

機微領略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

鴛鴦殉主全貞

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為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沾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以香豔纏綿之筆作銷魂動魄之言。別開生面。喚醒人情。士林中皆當斂手。況

宋句如小說唱本俗不可耐



證詩不過讀通平安
絕無一語精警處而
伯生雪香之評極力
笑耶不願明眼人一

出之閨閣中耶。想紅樓仕女。定亦相顧驚奇。蔣伯生師
以此書之實事。作詩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了了。筆下超超。純乎八股腔調
讀此詩而私慾潛消。雪香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題詞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寶釵撲蝶

紛飛蛺蝶繞樓臺。暖逐東風撲幾回。扇影亂搖忙玉腕。粉痕斜溜溼香腮。偶因遊
戲閒消遣。豈為迷藏暗捉來。恰怪亭中私語久。防人忽把綺窗開。

黛玉葬花

遠離邱墓附姻親。蓬梗飄零惜此身。況復經過寒食節。更教愁殺斷腸人。有緣玉
骨歸香土。無主芳心泣暮春。底事紅顏同薄命。問花花亦悄含顰。

湘雲眠石

宴罷羣芳酒滿卮。雲根小憩力難支。碧縈苔篆侵雙鬢。紅沁花香入四肢。醉態朦
朧身欲化。春情約略夢先知。偶聞啼鳥微驚覺。扶起還應倩侍兒。

寶琴立雪

新詩詠罷散空庭。微步衝寒酒半醒。雪裏裘披痕粲粲。風前玉立影亭亭。泥人一
笑舒眉黛。伴汝雙丫抱膽瓶。更有梅花顏色好。都應寫照入丹青。

晴雯補裘

熏籠斜倚鬢鬆鬆。手把裘裳子細縫。未抱衾裯心已碎。強拈鍼綫力還慵。劇憐衣上餘金縷。何意人閒斷玉容。他日啓箱重認取。不勝惆悵對芙蓉。

小紅遺帕

年來心事漸知愁。手帕遺忘何處求。感悅無聲誰拾取。沾巾有淚自雙流。秋波斜睨。曾畱約。春夢微酣。尙帶羞。差幸小鬟能解意。隔窗私語訴綢繆。

藕官焚紙

逢場作戲歷年年。優孟衣冠亦偶然。豈料癡心成幻想。錯疑結髮締良緣。魂銷夜月埋香玉。腸斷春風泣紙錢。撲朔迷離渾莫辨。鸞膠今尙續新絃。

玉釧嘗羹

憶調阿姊惱萱堂。強送杯羹暗自傷。欲藉柔情消彼恨。故將巧說賺先嘗。懷疑試辨膏腴味。微倖微沾口澤香。爲問噲丹人在否。一經回首轉淒涼。

齡官畫蔷

忽聞花外發哀音。知是何人帶淚吟。身隔雲霞難識面。眼隨波磔亦關心。畫成依

籬外土井一。旁置桔槔。轆轤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有石題曰杏帘在望。

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于樹梢。樹旁參養雞。鵝鴨之類。步入茅堂。紙窗木榻。富貴

氣象一洗而盡。是爲稻香村。聯云：新漲綠添醉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出村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

泉過茶麩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內有小廠。臨三間。即紅香圃。寶玉平

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元妃賜名花漱至

此分水陸兩路由。秋爽齋側至紫菱洲。賈母還史湘雲。席從瀟湘館來。于自紫菱

洲而左。曰暖香塢。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石頭。扁西曰度月東

曰穿雲。中有蓼風軒。此地近秋爽齋。亦云與稻香村鄰近。意稻香圃畦本廣迤邐

而達此耳。否則已隔暖香。秋爽荇葉諸處矣。何以復近乎。賈母從蘆雪亭到此。看

訪惜春見與妙玉下毒過暖香塢。穿入一條夾道。通藕香榭。榭蓋池中。遙對綴錦閣。四面有

窗臨水。左右有迴廊。跨水接峯。後面係曲折橋。編竹爲之。行則有聲。熙鳳所云咯

吱咯吱者也。聯云：芙蓉影破歸關棖。菱藕香深瀉竹橋。史湘雲請賈母從竹橋過

去穿蘆度葦。過一徑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竹房。茆簷土壁。檣籬竹牖。推

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荻掩覆是為蘆雪亭

李純于此開社同寶玉寶奴等雪

去至惜春

此從花漱所分之水路也陸路從山上盤道攀藤撫樹第見水波溶蕩

曲折紆迴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柳陰中露一朱闌板橋過橋諸路

可通有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

門內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繞旋各色石塊將所有房屋悉皆遮住

無一株花惟種異草牽藤引蔓或垂山巔或穿石脚或垂簷繞柱或盤砌縈階或

翠帶飄搖或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稱名不一散見諸書其房兩旁

皆抄手遊廊上面五閒清廈連著捲棚四面迴廊綠窗油壁清雅比他處不同曰

蘅蕪院

聯云吟成荳蔻詩猶

院側橋曰蜂腰以板為之通怡紅院

小艇取筆于此

此遇李紈情

出院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

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已是正殿

聯曰天地啓宏慈赤子若

州萬國被恩榮省親前元妃先御正殿賈政等男戚于月臺下排

東面飛樓曰綴

錦閣

閣上藏國屏桌椅船篷為樂花燈之類

西面紋樓曰含芳閣殿外玉石牌坊

龍麟蟠護玲瓏鑿就題曰省親別墅後面正樓曰大觀樓繞過西邊至大主山山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首

大觀園圖說

謹就第十七回中所載錄出闕有增益俱參全書

園在兩府之中東畫會芳園地西就榮府舊園及下人所住餘房歸併而改建之

計週圍三里半正門五閒上面銅瓦泥鰓脊門闌窗格俱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

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鋪白石苔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雪白粉牆其下虎皮

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進門一帶翠幢擋住望去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

縱橫拱立其上苔蘚斑駁藤蘿掩映中間微露羊腸小徑從此徑迤邐進山口

鏡面石一塊

入石洞佳木葱蘢奇花爛灼一道清流從花木深處瀉于石隙之

下再進數武漸次向北平坦寬敞兩旁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閒俯視則清

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闌杆環抱沼泚石梁跨港為沁芳橋橋有亭為沁芳亭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

近怡紅院為園中出入所必經諸處總路也

寶玉與黛玉

岸花分一脈香

記赴探春招于此接買芸信自蘆雪亭回怡紅院于此見探春從秋爽齋來一同

出園同寶釵寶琴自薛蝌處回于此遇襲人香菱等看魚訪黛玉于此見雪雁領

明娶寶釵事又晴雯送傅試家婆子于此止又香菱以詠月亭後有桃花山子石

山後為黛玉葬花處橋之西南曰議事廳即省親時太監所起坐者也後熙鳳病李執等于此理事類曰體仁論德再西為梨香院近榮府之東南角為榮公養靜之所前

廳後舍另有門戶通街院之西南有角門通王夫人正房薛蟠母子初至居此後入大觀園為教演女伶之所出沁芳亭過池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

掩映門內迴廊曲折鸚鵡喚茶塔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閒房舍兩明一暗窗映茜紅裏閒房裏又有一門外種大梨花并芭蕉小退步二閒為後院牆下

開溝尺許引泉一脈灌入牆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是即瀟湘館也聯曰寶鼎茶開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館側有橋曰翠煙由此達怡紅院小紅往黛玉處借噴壺經此橋畔有亭

曰滴翠傍池而築四面遊廊曲檻雕鏤格子四月二十六日饒花會寶釵撲蝶至此聞小紅墜兒說還帕事出瀟湘館而左為秋爽齋中曰曉翠堂聯云煙霞明骨格泉石野生涯探春結社于此同黛玉等賦海棠詩買母還史湘雲席于此擺飯又名秋掩書齋院後種梧桐此處從園之東角門進向北過沁芳橋亦便近秋爽齋者

曰荇葉渚又名柳葉亦作杏葉賈母于此登舟過花激至蘆蕪院鶯兒同蕊官至瀟湘館于此摘柳條編花籃由瀟湘館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春日杏花百株如蒸

霞噴火裏面數楹茅屋外以桑柘檜榆各色樹之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樣文無異事若書空怪轉深急雨飛來渾不覺相呼始訝各霑襟

香菱鬪草

豔陽天氣草繽紛團坐庭前喜結羣姐妹喧呼皆雅謔夫妻名色本新聞狂風亂撲揜紅袖積雨微沾浣茜裙恰笑東君情太熱惜花別具意殷勤

平兒藏髮

行李歸家著意看伊誰剪髮贈新歡浪交原是癡郎錯表記須將大婦瞞詭說同心機善變僅存把鼻罰行寬如何乘閒反來奪深恐畱藏作禍端

鶯兒結絡

倚床斜坐態盈盈費盡工夫組織精玉鞦雙肩看秀削絲抽十指任縱橫花園已覺翻新樣絮女猶憐話小名更把柳條輕折取編籃餘技亦聰明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卷首大觀園影事十二詠終



峯脊上為凸碧山莊莊有廳廳前有平臺以備賞月地

中秋夜賈母領賈政及諸男暨王夫人等于此

聞寶月山坡下為凹晶館從凸碧山莊下坡灣曲一轉即是蓋在池邊與凸碧一上

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遙相對直通藕香榭路徑

中秋夜黛玉湘雲妙玉于此聯句同至櫺翠菴過此

至一大橋水如晶簾奔入此橋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

來或清堂或茆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

丹房其四面植紅梅者曰櫺翠菴為妙玉焚修地小沙彌所居之達摩菴女道士

所住之玉皇廟俱在此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不一而足忽見前面又現出一

所院落來一徑引入繞著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

柳遮堂進門兩邊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一邊種一株

西府海棠其勢若蓋絲垂金鏤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曰怡紅院其中收

拾與別處不同分不出閒隔四面皆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

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傲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經名手雕鏤銷金

嵌玉逐一幅中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之式

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園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

竟是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于壁而都與壁相平地上磚面皆碧綠鑿花轉過一架玻璃鏡後此鏡有機括可以開合掩過鏡子內有門兩層紗廚廚後為寶玉臥房便是後院院中滿架薔薇過花障又見青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寬廣石頭砌岸上有白石一塊橫架為梁再去為月洞門為花障劉老老于此誤入此溪從開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總共至此再南則仍合一處從牆下出去溪邊大山阻路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門現于前矣此從花漱來之陸路也外如榆蔭堂平兒生日于此答席嘉蔭堂買母八旬于此攝茶請各王妃及諸于前矣此從花漱來之陸路也外如榆蔭堂平兒生日于此答席嘉蔭堂買母八旬于此攝于此焚香陳瓜果俱在園中未及細考處所則惟備列之耳又大門之旁尚有聚錦門在西南角上史湘雲病時管事吳大娘于此領大夫進園診看東角門在東南角後門五間諸姊妹園中以此為內廚房派柳嫂子管理專辦園中食用以上俱係元妃省親時改建修造一切經劃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居多此大觀園之大略也其詳不得而考已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首大觀園圖說終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首

音釋

第一回

捏音捏也

跳音地也

招音怡也

噯音胡也

騰音笑也

靨音頰也

滌音指也

骯音懶也

達音挑也

咕音小語也

腆音小語也

菌音郡也

甄音彼也

跛音賁也

唬音虎也

汞音化也

鑿音擊也

摔音於地也

獸音開音

讎音開音

嗜音開音

昏音彼也

謔音言也

堪音擊也

癩音疾也

很音俗作

屨音雜也

傻音不慧貌

嗜音子感切音

懶音弱之貌

懶音弱之貌

第九回

第七回

第六回

第五回

第四回

第三回

第二回

第一回

音釋

音釋

第十回

搭 音答手

第十一回

閉 音閉也

第十七回

葷 音葷也

第十八回

罽 音罽也

第十九回

嚙 音嚙也

第二十回

報 音報也

第二十一回

嘔 音嘔也

第二十二回

嘔 音嘔也

第二十四回

趨 音趨也

第二十八回

厖 音厖也

第三十三回

歲 音歲也

第三十四回

窆 音窆也

第四十一回

戔 音戔也

第四十六回

凸 音凸也

第四十七回

媯 音媯也

第四十九回

臄 音臄也

第五十回

厨 音厨也

第五十二回

噓 音噓也

第五十八回

攬 音攬也

第六十回

攬 音攬也

第七十回

攬 音攬也

攀 音攀也

喇 音喇也

摳 音摳也

瞥 音瞥也

飄 音飄也

賜 音賜也

勦 音勦也

筭 音筭也

唏 音唏也

哼 音哼也

甍 音甍也

咤 音咤也

陽 音陽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拊 音拊也

雁 音雁也

涼 音涼也

噲 音噲也

應 音應也

渡 音渡也

軒 音軒也

疹 音疹也

七 音七也

狎 音狎也

扱 音扱也

噓 音噓也

檀 音檀也

呖 音呖也

創 音創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罽 音罽也

音部

第七十三回 籬 音孤以幾

第七十四回 体 音笨性

第七十六回 凹 音拗窳

第七十八回 媿 音詭畫

第八十四回 啜 音市膠魚

第八十八回 搯 音撓

第九十七回 趨 音湯

第一百一回 噉 音樓

第一百十九回 扔 音仍牽

攔 初魚切

鼻 音避

頤 音坎含

罈 音

喀 音客

擘 音

悞 音軟怯

噉 音

佛 音

瞞 音

喇 音

味 音

查全部書中眼生之字尚多且閒有俗體字典所不載者只可相沿意會未能一一音釋掛漏之譏知不免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首音釋終

增評補圖大觀錄總目

卷首

原序

讀法

護花主人摘誤

明齋主人總評

讀花人論贊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音釋

卷一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卷二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卷三

護花主人批序

護花主人總評

大某山民總評

或問

題詞

大觀園圖說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大觀園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卷四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卷五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卷六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卷七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卷八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卷九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卷十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卷十一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卷十二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卷十三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甯國府

卷十四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卷十五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巷

卷十六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卷十七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卷十八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卷十九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卷二十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秋黛玉俏語謔嬌音

卷二十一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卷二十二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卷二十三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卷二十四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卷二十五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卷二十六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卷二十七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殘紅

卷二十八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卷二十九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卷三十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薺癡及局外

卷三十一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卷三十二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卷三十三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卷三十四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卷三十五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卷三十六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卷三十七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卷三十八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卷三十九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卷四十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卷四十一

寶哥哥品茶櫺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卷四十二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卷四十三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卷四十四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髮

卷四十五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卷四十六

慙尬人難免慙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卷四十七

歎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卷四十八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卷四十九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臙

卷五十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五十一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卷五十二

俏平兒情掩蝦鬚錫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卷五十三

甯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卷五十四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卷五十五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卷五十六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卷五十七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孽

卷五十八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卷五十九



柳葉渚邊嘯鶯叱燕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卷六十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卷六十二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卷六十三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卷六十四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卷六十六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卷六十七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甯國府

卷六十九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卷七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卷七十一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卷七十三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卷七十四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甯國府

卷七十五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卷七十六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卷七十七

俏了囊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卷七十八

老學士閒徵妮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卷七十九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卷八十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卷八十一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卷八十二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卷八十三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卷八十四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卷八十五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卷八十六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卷八十七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卷八十九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卷九十

失棉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卷九十一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卷九十二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卷九十三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卷九十四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卷九十五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卷九十六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卷九十七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卷九十八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卷九十九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卷一百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卷一百一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卷一百二

甯國府骨肉病災祿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卷一百三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卷一百四

醉金剛小繖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卷一百五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卷一百六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卷一百七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卷一百八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絲瀟湘聞鬼哭

卷一百九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卷一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卷一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卷一百十三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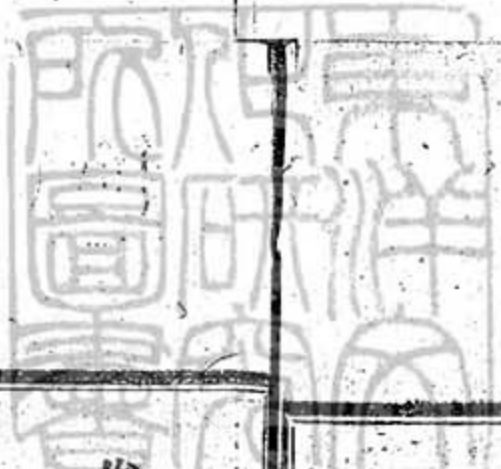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卷一百十四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卷一百十五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卷一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卷一百十七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卷一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卷一百十九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卷一百二十

甄士隱詳說太虛瑣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增評補圖大觀錄總目終

ケイケイキヨウウサウ
ゲンワヨウシエンケイ
同校字



青埂峰石絳珠仙艸



第三十

通靈寶玉平面



通靈寶玉反面



石邪形爾無吾
邪乾邪神終安
端玉癡邪邪窮
邪坤海來渺邪
頑倪情無渺
邪鑄天始茫
靈爾鍊去茫

續修

通靈寶玉



第三卷

辟邪金鎖面



辟邪金鎖面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鍛鍊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見困然共
沈酣一夢終須醒
冤債償清好散場

所
圖
畫
五
羊



廟
象
警
幻
仙
子

四

仙
金
良
吉
玉
鑲
緣
語
之
式
巧
淡
配
雙
對
鑄

翁
作

三

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
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
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
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
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
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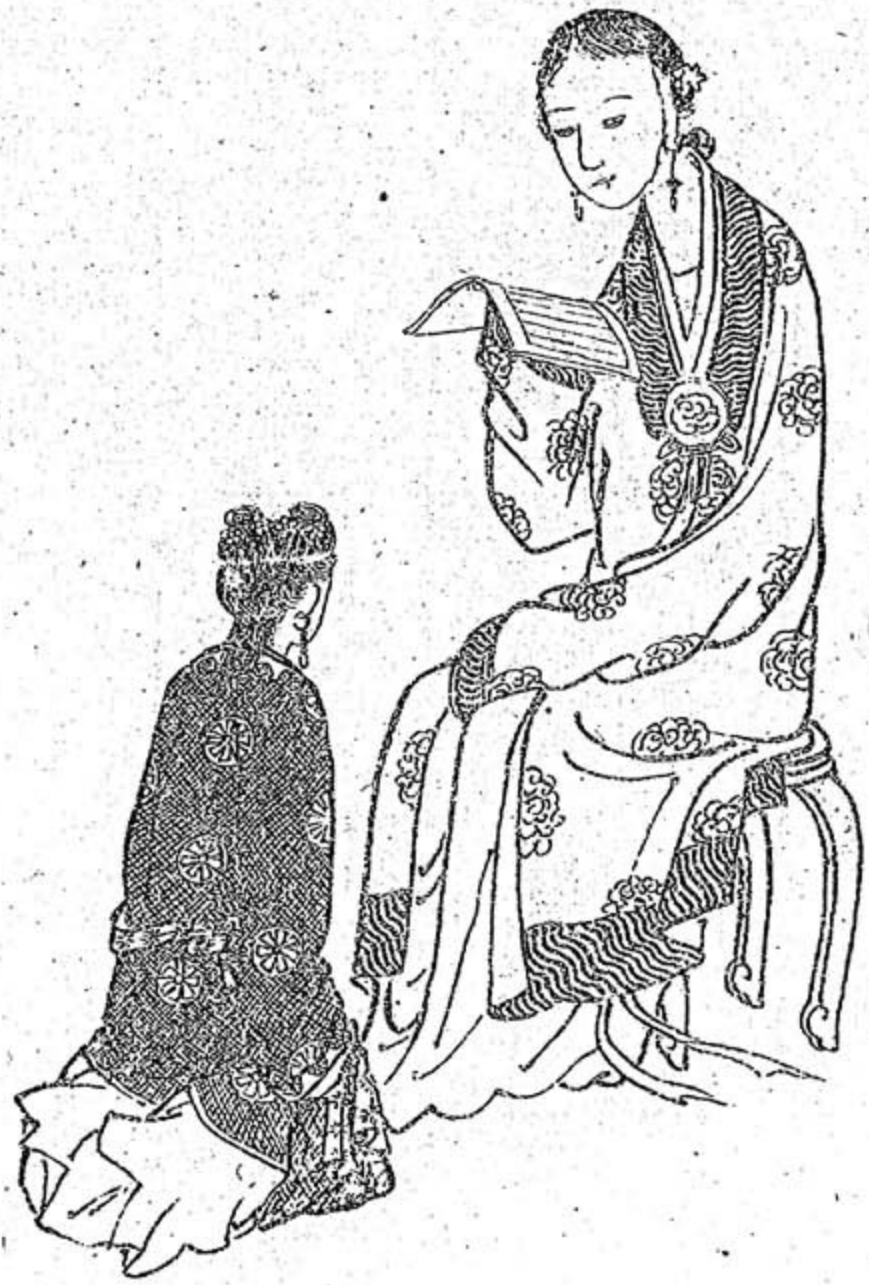


大正
庚申
五月
廿
日
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俊
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
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
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
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
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子
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
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
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東洋圖書



窮
窶
歸
寧
久
母
驚
聲
可
弭
終
久
兄
弟
不
窮
窶
歸
寧
久
母
驚
聲
可
弭
終
久
兄
弟
不

東洋
所
圖
畫

續修
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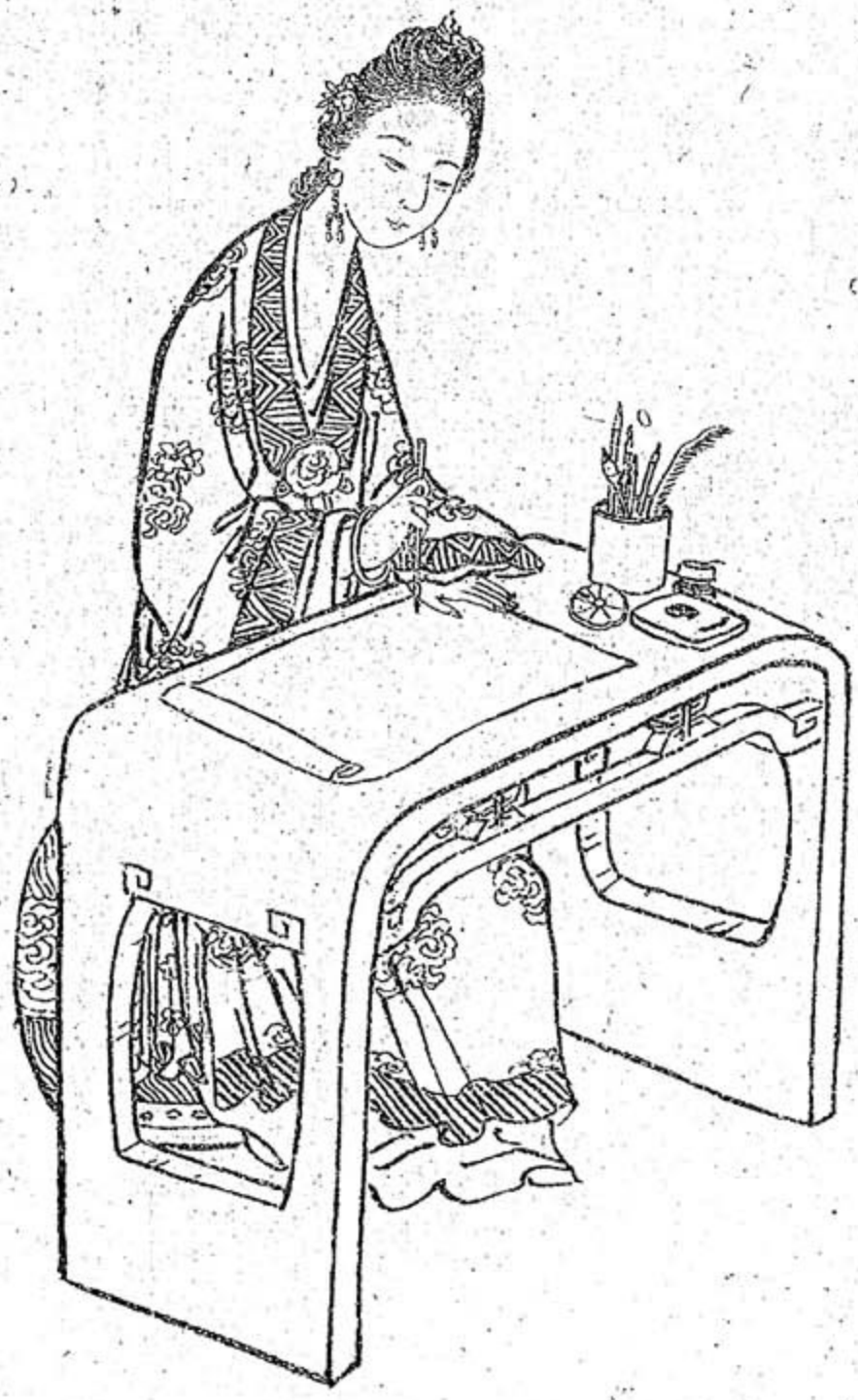
菱洲京畔水襟
烟相纏闌干
空自哀底事閑
翠袖不卷
簾感應解疑橫



蕭象
探春

八

所
圖
畫
卷
五



蕭
象
賈
惜
春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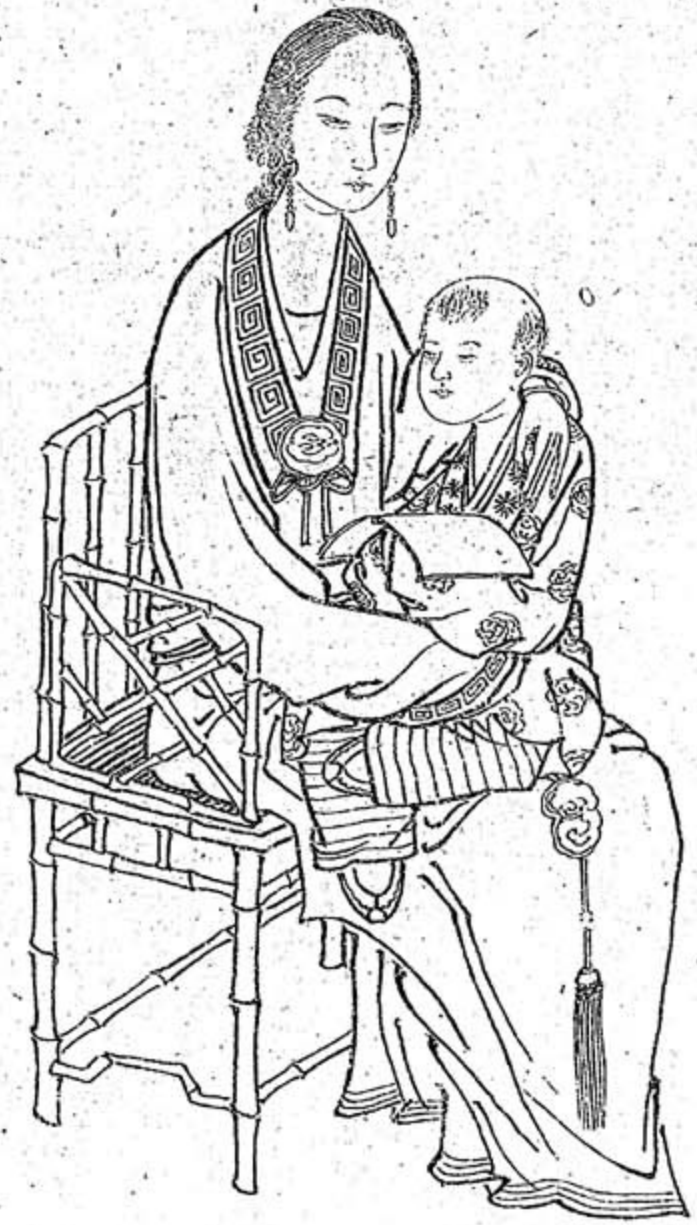
續
傳

八

有女有女婉淑能詩
家政理鉅細允宜先除
厥弊入量為曰勤曰儉
弗偏卓卓儀範為女
弗私卓卓儀範為女
者師

五羊山圖

漫道掃眉班馬
休論傳秘荆關
解名園是畫
居狀拾景寒山



肅象 李純

續傳 九

所凡
圖畫
五

抱得松筠搦青青耐
早霜鸞飛孤月影桂
發一枝香愛雪邀開
社追涼翫插秧教兒
知稼穡婦德自流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才調屬淵
出處分
宮券分
校新
懷家
羞癩
終燎
未甲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天
長
洋
書
館
藏



維七夕生是以巧
名金閨
舊夢空郵仿聲
誰假十
萬家織女星

天
長
洋
書
館
藏

三

續修
丁
七

三

東洋
大正
圖書

香奩卷前依錦堂月下
逢卿卿弄墨許花瓊字
被芳名喚起夢魂中
露冷珠旒落人遠豆紅
依梳無奈五更風一絲
多情還逐晚雲空



續象
薛寶釵

廿四

續象
卷四

三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
弱息無違夫子何殊
林下高風庭閒鶴夢
知午睡之初長繡並
駕衾感霜翎之忽鍛



肅象 林黛玉

續像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人 間 天 上 絕 情
癡 湘 館 啼 痕
空 染 枝 嬰 甚 不
知 懷 意 緒 喃
喃 猶 誦 葬 等 詩



東洋美術圖

拾風麟麟
米關屬
芎細醉後
參向夕陽開



蕭象妙玉

上

清寒孤零雲影月華心
性撫前軒得意忘言處無情有恨閒
紅梅攏翠寺白雲稻香邨不信維摩
室有昆侖

清寒孤零雲影月華心
性撫前軒得意忘言處無情有恨閒
紅梅攏翠寺白雲稻香邨不信維摩
室有昆侖



所圖畫

綉像

鼻如縣膽兩眉長
目似伯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屨無任蹟
臃腫夏有一頭削



肅象渺渺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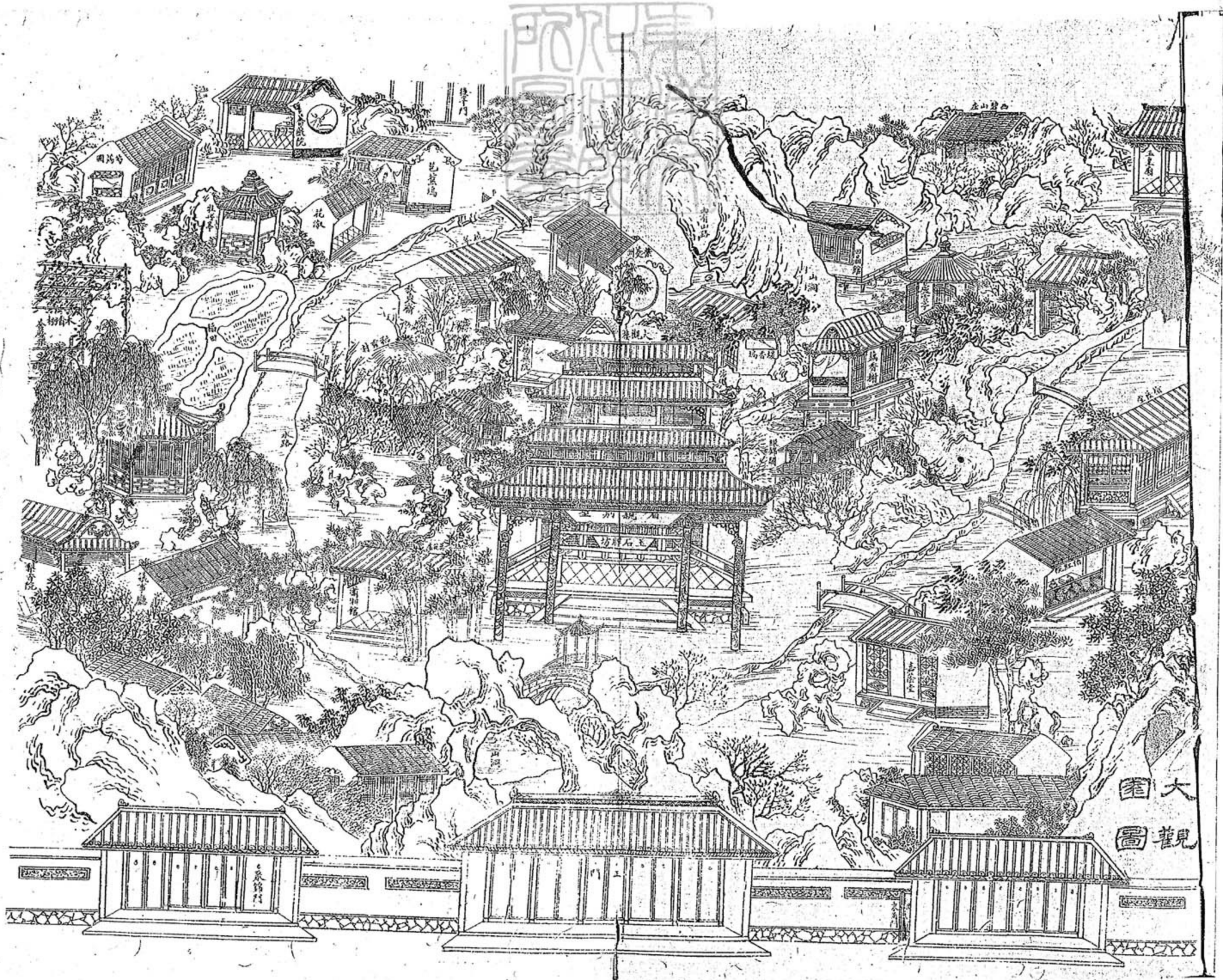
十九

一足高來一足低
神身恭水又接泥
相違幾問家何如
飲在蓬萊弱水西





一
 正
 高
 木
 一
 正
 既
 神
 身
 然
 精
 武
 於
 誠
 和
 誠
 既
 既
 然
 然
 四
 於
 誠
 誠
 在
 講
 朱
 易
 於
 誠



阿凡

大觀圖

明倫堂

北溪

北溪

西山

五鳳閣

石門坊

石門

石門

石門

